

談經

談經卷之六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儀禮　凡二十條

道莫大於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勿言動夫視聽言動斯須不可去豈擇目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禮之行者

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温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踧踖之容虛文浮格疑似而非者象恭也承迷習醉可由而不可知者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言禮以約得其要即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禮非强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

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說者知天矣知天之說者知禮矣天者莫之為而為禮者亦莫之為而為凡是書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牽帥拘泥煩瑣迂僻强世難行者時勢古今之異學禮所以貴於達也

聖學端本澄源先立乎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故

賢人用禮執其上凡民學禮執其下凡民識畀而累重既失其大而又忽于小鹵莽滅裂乃禽乃獸故飲食衣服升降裼襲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養其中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學禮者所禽獸識也

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然善讀者舉其一篇而十七篇要領皆可知矣讀十七篇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不善學

者執數求多按跡摸擬如鄭玄諸人則十七篇猶謂未足耳

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然止于十七篇者用禮之家十七副局面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矣作者借爲式樣使天下後世知禮之爲儀詳悉如此非謂世間禮法一一皆有題目如十七篇也

○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旣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不

齊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物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裼襲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人主為禮法之宗天子諸侯禮難預設■若一一定為常

制。便百世共守。是禮有因而無損益。雖三五帝王不能矣。卽今十七篇中。世守者。能幾乎

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而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稱士。遂謂禮獨士存。非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也。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也。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

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儀禮非盡先聖之舊矣後儒纂述舊聞雜以歷代儀注薈蕞成書皆士大夫行禮節目朱仲晦欲尊儀禮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而已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各騁胸臆爲繁爲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未嘗屑屑儀文可知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言禮則曰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之教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行數墨如康成輩較勘同異是正文字按本演習如傀儡登塲無生機血脉老聃所謂芻狗莊生所謂蜩甲臯貿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挎越內弦。牲體肩臂脊脅肫胳。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自壻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夫壻。此類又何其畧也。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禮者。

又何必爲之屑屑添補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其辭多罔象。如凡禮皆行於廟。而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揣度影響。迄無定論。每于篇終。輒引記闕參伍。其無畫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者。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

侯亂天子。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天子也。鄭玄謂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

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

按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

王席三重而禮運曰王席五重諸侯席三重今

云諸公席三重大夫再重亦亂也。周禮天子射

三侯九節諸侯七節大射禮諸侯也而侯道九

十弓。是亂天子也惟天子之事稱大與諸侯射

則用大侯稱大射諸侯與其臣射用大侯稱大

射亦亂也說者謂士冠士昏士喪皆士禮爵冠

用爵弁。婚乘墨車遣馬有繁纓遣奠用五鼎容

非僭與。周衰禮廢。諸侯强梁。大夫士無等。作者承襲其誤。非盡先聖之舊可知也。昔夫子作春秋于諸侯名號禮樂亡等。皆因之而不變。欲直其事以存亂亡之蹟示後世是非之公彼有取爾也。若夫禮經所以正名辨分。別嫌明微。不可相比襲其謬。是訓亂也。故說禮與說春秋異。世儒未達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得疑焉。得盡同。但据本文解釋。其同者自然脗

合其異者不妨并存牽强比附失之愈遠鄭玄諸人所以多爲之說而愈紛也

世儒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合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孔子學夏商之禮無徵不信而曰吾從周況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跡通之百世所謂愚而自用烖及其身者耳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

士親迎乘大夫車馬令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
出教于宗室三月令可乎納采使者至門外主
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令可乎主人迎賓門
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令可乎主人門外送賓再
拜賓遂去不顧令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伏地
女子直立肅拜令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
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令可乎臣
侍食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令可乎侍
食于先生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令可乎盛服行

禮忽爾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令可乎尊俎爵篚供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令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令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令可乎人死三日然後殯斂令可乎明器祭器等無用之物并納諸壙中令可乎凡送饋儀贈之類賓主不同拜送者立俟受者拜而受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皆然令可乎賓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令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令可乎

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儐尸。則子爲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壻。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爲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爲其母緦麻。今可乎。國君燕鄉大夫。僅烹一狗。今可乎。君父死。臣子爲謚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享。小事拜起坐立。難遍行者。不可盡擧。必欲一一可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義理不與于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解三禮惟戴記多名理周禮多疑實儀禮差易鄭康成偏囿自用名理殊非所長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爲特詳于制度然紕漏難可一二數也每憑管見畧加檢舉實使學者自得非敢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也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底也即令

之鞲樣反頭爲底是也鄭解魁作蜃柎作注謂以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既冠見母于東壁東壁者廟中東偏室東爲東壁西爲西壁士虞禮云饎爨在東壁西面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爲闈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纚笄宵衣宵衣謂玄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纚笄祭後吉尚玄

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綃之綃又
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
相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
爲定立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麛
小鹿曰麛小羊曰羔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
其足執羔當如小鹿四維之也鄭謂執麛有成
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主人再拜崇酒崇者奬
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奬己酒鄭云崇
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乃息司正謂

主人朝服拜謝賓歸。釋服，卽治具勞司正。非謂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不釋服，皆敏速之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知玄端卽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于國，則皮樹中。郊則閭中。大夫兕中。士鹿中。中者，盛算之器。刻木似獸形，閭中似驢，皮樹中似馬，卽易所謂駁馬也。馬有駁，樹亦有駁。詩云隰有六駁，駁樹皮斑駁似馬，故云皮樹。鄭知閭之爲驢而不知皮樹之爲馬也。燕禮主人媵觚于賓。媵與騰通

猶副也正獻之外謂之媵爵鄭解媵爲送又疑爲騰字之誤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越矣儀禮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射儀云三侯有干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干侯在内近而易犯故曰干猶水邊曰河干也鄭謂參作糝干作犴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側鵠道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過大乃以侯中

爲全侯不知古人射主行禮大其鵠使人易中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鼓倚于頌磬西紘紘扵鼓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而鄭以紘爲懸樂器記飧賓不拜沐浴而食之本謂飧熟食禮無不以君命故賓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浴乃食飧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襲執圭賓襲執圭公授宰玉裼還玉賓襲還璋賓裼凡執玉單藉曰裼重包曰襲玉有繅而亦手執之曰裼以衣掩其手而併繅執之

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解謂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賓升自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卽東房升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

愧厲之說其實非也既飯而飲酒曰酳酳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酳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鼎鼏若束若編本謂陳鼎門外防不潔故鼏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爲鼎冪茅可以爲冪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爲上首九馬并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爲證喪服斬衰苴絰絞帶本謂

以苴麻絞爲首絰又絞爲帶絞帶與絰同故謂之要絰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絰異而鄭云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是以布帶爲要絰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與搹通鄭謂二十四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

云婦人衣裳不殊按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又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大功九月者爲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爲喪七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何如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則毀過齊斬矣又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即同居繼父之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爲之服鄭以婦人子爲女子子于喪禮幎目用緇幎與冪同遮

敝也。握手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幎讀如縈。牢讀如樓。又屨綦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弓跗前云屨魁柎。正與此同謂屨底也。死者著屨。連底束之。使牢固。鄭以跗為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于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甒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即所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為芋。又卜喪日。宗人

受龜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眡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卽送葬之乘車。鄭謂爲土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留笄纚。小斂。解去笄纚。以麻括之。旣殯成服。解其麻。加冠絰。皆所謂膍髮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隷人涅廁。滌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溷廁。又籩豆實具。

設皆巾之謂既實菹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具偶也成偶乃巾一籩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即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緆細布也與錫衰之錫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布也主

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子虛賦曳阿錫是也。鄭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髲鬄也。如此類譸張隱僻。不可勝記。附見各章

儀禮成於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會盛典。故覲禮秖述梗槩。較諸篇最畧。愚顧喜其近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天子率來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是古禮。大槩可覩已。鄭康成備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贊附會。甚無謂。至如喪服傳解經。一一明允。鄭學

強引謚反疑傳文爲誤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鄭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色多用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有黃有雜色及大帶與韠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緇者矣即龍衮亦以玄帛刺繡故曰玄衮無繡文者謂之玄端緇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於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

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即是祭服。昏禮卜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稱朝服。爲其可以見君。即凡禮皆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說與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司服辨之詳矣讀者舉所知闕所疑不必如鄭强質也古人廟制前爲堂堂北爲室室西南隅爲奥房與室接室東即房房而戶牖皆南向房室之外即是堂之北房室皆有牖有戶戶皆在

廂東牖皆在戶西室牖當堂正中所謂負依處也堂前爲階階不中堂東階當房牖之南西階當堂之西南主賓雖行禮于兩階而堂前無復牖戶之隔其實皆堂上也自堂上東西直下兩牆謂之序堂之下序之外東西相對各有堂有室是爲夾室即今之廂房也堂下爲庭庭中有碑以定日晷庭南爲門門內有途分左右東西行各數武折而北當東西階賓主由此揖讓升堂門內外東西各有堂有室謂之塾此其大畧

也鄭註皆未分曉古者燕會席地坐則兩膝著地以股貼足是謂安坐以兩膝著地直身起跪謂之危坐安坐即尸賓及先生長者之坐獻酬畢既徹俎升堂坐之類是也危坐如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不起而授宰特牲少牢宗婦執籩戶外坐之類卽今之跪也鄭註亦未分曉又古者婦人無跪拜唯喪則稽顙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君賜且立拜他可知也故篇中凡婦人拜皆立而男子答拜則頓首故婦

人必俠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凡男子拜手則必奠贄奠爵婦人立拜執奠執爵昏禮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曰拜扱地特言扱地者明其殊於常拜如男子稽顙也鄭註皆未分曉

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簋黍稷之粒

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簠。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粱名。如屋粱。強粱之粱。粳米亦取強梗之意。食之強益人也。又粱者良也。精鑿之意。凡米之精而顆粒長大者。皆得稱粱。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粱。其稈穗如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粱。亦以秸長實大得名也。禮記君沐粱則粱米。而士亦沐粱。則高粱耳。凡言黍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高粱宜陸。稻南方卑濕處多。黍稷高粱北地高陸處多。中

原地饒黍稷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粱言其亮而高也宜水者皆可稱稻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大夫餼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得名而稷秋熟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相近稷之言謖也尸起曰謖嚴肅之意也詩云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粟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粟者百穀之總名黍稷稻粱麥爲五加菽爲六分二麥爲七分二菽爲八加麻爲九九種之類又細分是謂百穀

談經卷之六終

談經卷之七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翊校

周禮凡四十二條

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也考工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補也非闕而使人見以爲闕非補而使人見以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本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

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記亦非漢儒所能補殆六國處士縱橫之學乎

世儒以六官錯雜疑其爲後人所亂耳如易以彖象附爻詩書以序附各篇春秋以傳附各年之類夫易詩書以類附爲便觀省也五官錯雜何爲者耶朱仲晦疑其爲草創夫官屬三百六十條分縷列無所不具獨一編次疑爲草創求其說不得耳竊疑是書取法天地四時天地之數成于五五爲參兩之合天惟五行人惟五事是

書六官以配天辰十二而省司空官屬以法五行用五數非闕也曰然則宜散天官于五官可也以冬官分寄何也曰冬官主事而四時惟冬無事萬物冬藏故其官爲司空唐虞司空總百揆即古之冢宰也天無爲而冢宰知始冬無事而司空代終故司空散寄于五官即冢宰兼攝乎百職也司空兼考冢宰兼職一也故易數水爲天一道家以水爲上德終始五德莫大乎水是以冢宰繼天司空治水功德同也陽分六官

以成歲序。陰省冬官。以法五行。亦猶易數五而爻用六。作者以此變幻其旨。隱晦其文。蓋天所以能爲萬物主者。唯其不顯。君所以能爲萬民主者。唯其不測。不測之謂神。不顯之謂德。故乾元用九。潛而勿首。此作者之意。而世儒以爲錯簡。正墮其雲霧中矣

周禮之事。莫大于體國經野。擇土中。建王畿。分九服。制鄉遂稍縣都鄙。皆地官之事也。世儒謂當移屬司空。若移屬司空。則地官不爲虛名乎。

夫水土國邑本皆地事也司徒既爲地官自不得不任地事地官既任水土國邑則冬官之闕亦不得不闕也其餘惟有城郭宮室器用司空自宜任之然以之設官則不足故別記工人補司空亦不得不補也

六官異事而未始不相通四時異序而物生有早晚氣候有遲速造化人事之自然也故冢宰掌百官而司勳司祿又不屬冢宰司徒掌賦役而職歲職幣又不屬司徒宗伯掌禮儀而行人

司儀又不屬宗伯司馬掌防禦而司門司關又不屬司馬司寇掌刑禁而司虣司稽又不屬司寇事爲之官官無專責必有貳貳必有屬。一器一用一泉一布關通數職無獨遂之權。如人一身大小相維四體并運苟手持而足不前。耳聽而目不視則支離偏枯失其常度矣。今欲分疏六官變易昔人之舊以合後世六曹之例安知今人之是而古人之非乎是或一道也。

四時五行造化之秘羲文作易禹箕敘疇皆取

諸此春秋以還處士橫議譚天炙轂謫詭譸張捭摩飛鉗之說莫不援引五行而六經之道裂實由於此是書之作經緯禮樂名物綱紀治教察其施爲炎第實根本五德始終之意學術源委可得而窺矣

是書大抵欲使人主安富尊榮崇體執要如天運於上而以作爲之勞盡委于地春佈其德夏揚其威秋收其利冬考其成名實歸於富强而機謀主於隱密運於九地之下而發於九天之

上管子所以霸齊商君所以強秦皆是物也

儒者謂周官之重在冢宰不知所重實在司徒其言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人主所以設官分職為土地也為人民也司徒主人民地官主土地則是人主所恃力者無如地官司徒為重故其事獨煩其屬多于五官以此

司空掌水土自唐虞世已然司徒之為地官則自周禮始耳雖然非是書始也昔者聖人作易

地水爲師水地爲比水藏于地兵藏于民其道一也故古之治師者寓兵于民及戰國韜鈐之家飾易說爲陰符乃有奇門遁甲八卦飛伏隱怪恢譎之譚是書所用其微旨與

人君合五官爲主造化合五氣爲天易曰天德不可爲首故王無名而冢宰首六官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如四體也天官有統而無爲萬物皆附于地生長收成皆聽命于春夏秋三時冬官無事而有終自然之法象非强作也

世儒謂冢宰主爵祿官人故其任重不然也古者興賢進能爵人祿人皆司馬之事爵祿亦一事耳冢宰無事不兼故曰天官所謂襃職君相一體也王以官寄天天以官寄四時人主所以善藏其用也故夫乾者居西北者也西北者無事之鄉也

六官之為原無錯簡作者意緒曉然可尋支干家以丑屬牛為土故地官之屬有牛人雞司旦故春官之屬有雞人未屬羊故夏官之屬有羊

人戊屬犬故秋官之屬有犬人四畜分四官其說本荒陋但世儒以爲錯簡議改訂則非其本意矣

世儒謂司徒掌五教司空平水土因議改正必若此則宗伯當爲司徒而司空稱地官可也今旣以司徒充地官則地官之兼水土其義甚確蓋世主所求多者唯土地而堪輿有空亡之忌遊士滑稽逢迎世主因以水土合德併歸司徒所謂揣摩飛鉗之旨不足深究也

儒者曰六官既立百度乃貞周公制禮之大經也此本尚書周官以論周禮夫周禮六官非尚書之六官也周官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未嘗分天地春夏秋冬也設官分職未嘗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也六官整齊未嘗奪冬官之屬散之五官也是書用尚書之名而變幻其旨盡天下之事以爲官官天下之人以爲禮禮云禮云官云乎哉官不可以爲禮況以之爲經禮也

周禮隱藏冬官錯列六屬牢籠百世之學者創此便是縱横之習詳觀其布置經營全似管子内政蓋其學雖宗聖人而雜以刑名功利焉可以誣周公也

周禮非專爲禮設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周官三百六十惟政與刑耳如司徒之十二教宗伯之五禮亟數其物而按其涖官行事未有教民之實蹟孝弟仁讓之實事故周禮之禮未

可爲禮也

禮在天地間惟三惟五父子君臣夫婦唐虞氏所謂三也益以昆弟朋友仲尼所謂五也五者天下古今常行不易所謂大經也其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奉此周旋以節文斯五者而已矣鄭玄謂周官爲經禮夫官可以爲禮乎大宗伯之五禮蓋是書變換其說而鄭玄執以爲周公之禮豈周公之禮又異于堯舜孔子之禮與大抵禮教不明一壞于聖遠經殘百家補葺淆亂

而失眞再壞于鄭玄輩好信讖附合以求同三壞于近代迂儒妄生疑惑紛更以亂舊士非超然玄覽烏能自得師乎

作是書者蓋周衰好古之士不得有爲技癢求試故其言多舉古而雜用術數舛謬踳駁什常八九然以自鳴於百氏之林亦鐵中之錚錚者矣蓋其去古未甚遠而先王規制遺文猶有存者今學士欲考古舍此何適雖未即眞聊喜其猶似耳

凡讀書明白易簡者聖賢之大道也其煩瑣隱僻者皆百家之小術也周禮與大道相違遠矣六經言道德是書專言名法六經之辭易簡是書之辭冗僻

周禮之不可爲經也不在五官之錯亂而況五官本無錯亂也儒者亟議改訂苟改訂矣周禮可遂行乎且如司徒鄉老一職而公卿大夫至下士凡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人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肆自

肆長至史二百有十人。行此法也。騷擾煩苛。民其能堪乎。此管商縱横什伍嚴密之政。學者觀其節目。不通其大綱。喜其文字。不思其義理。見其布置。不察其謀爲。觀其名法。不窮其源委。很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及其舛逆不通。反疑爲後人錯亂。而不知是書之不可用者。不在文辭之錯亂。而在事理之舛戾。其所以眩惑後世者。不能掩其事理之舛戾。而特譸張于文辭。使人不可端倪耳。郎如世儒所訂六官一一整齊按

周禮

其職以設官。執其數以用人。六官之屬十萬。官多民少。糜沸蟻動。豈能一朝居。不深惟其事理。而徒以錯亂掩其謬戾。左矣

讀周禮而後知道德功利。周孔管商之分。疑似之間而已。葢綱紀法度。爲治之具也。挾智用術。遂至蝟毛繭絲。煩苛百出。則是以法度㨮亂天下也。權謀之家作俑。使任放之徒借口歸咎于聖人綱紀法度以爲枝指懸疣。君子所以惡夫之亂苗也。自秦以前。百家橫議。莨莠害其嘉穀。

自漢以後諸儒承訛魚目溷其夜光經術不明其來已久理學諸儒自謂千古旦暮詆空寂爲異端而陰用二氏默坐澄心以爲道斥管商爲功利而誤認周禮名法縱横以爲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以窮經必先于知道也

六經者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也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必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後世之治純用周禮正貳殷輔簿書期會把持約束使上

下竭歷稟承姦猾不敢舞其文罔法固使然而實意朘削虛文相掩無事則苟且蒙敝有事則頹塌不振法亦無如之何矣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

是書所言高者不過古人名物度數卑者則薄書泉穀米鹽細瑣而已踐有仁義道德之名歸于功利富强之實名為禮而實與禮無涉學者無卓識隨人贊和則千古無旦期矣嗟夫讀周禮而不知其非周公之書者瞶也明知其非周

公之書而不敢質言者欺也聖凡雖隔不越此心學者求信諸心而已矣

行周禮之法閭閻一出一入皆有撿押民間一泉一布一馬牛一車輦皆有稽比閭閻隸胥絡繹四時會要徵求訖無寧日民生其世如魚遊鼎釜憂生理之感而覺宇宙之爲隘矣周公太平之書然歟否歟

六官之屬皆詳于王畿畧于侯邦王者以四海爲家法令獨詳于千里之內則是偏枯之令霸

者富强之私耳故夫儀禮詳于士大夫畧于天子。周禮詳于王國畧于諸侯。謂天子以下可降而推大夫以上可遡而考歟其實皆衰世補葺杜撰之書非先王之明保典刑也

周禮之謂周公亦猶左傳之謂左丘明也。周公未嘗爲禮左丘明未嘗爲傳。好信者耳食其名爲訛而已。忠信曰周大道曰周始終循環亦曰周語云周旋中禮豈亦謂周公中禮與觀其言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以五行八卦爲方。以天

地春夏秋冬爲位五氣循環周遊不息故曰周也術家以天闕西北爲不周之方故是書託始于天而闕冬以象之藏冬于地以應坎之鄰乾鄰行鬼谷輩所謂終始五德之運以道術爲滑稽禮法爲詼諧故其言本備而毀以爲殘其數本條而紛以爲錯其事本顯而遁以爲隱其文本周而詭以爲不周更自名曰周禮將以濫竽於夏商二代之間而世儒信以爲周公之禮幾不爲其所揶揄也乎

學古貴通方執一隅而譚周禮宜其不解也如秋官穴氏翨氏涿壺赤友之類本謂政至秋而治定功成四方皆已翦削平定惟是蘿壁之間草木蟲蟻之妖莫不皆有銷磨厭勝之術以其滑稽運其權謀未可拘拘核其實也如必執事以論官執文以求解若何而可儒者不達妄謂從聖人廣大心胸流出夫炮土之鼓救日之弓聖人廣大心胸中何必有此等物可笑也

爲此書者借古人影像鋪張自家胸臆所載典

禮名物。半眞半贋。不可質辨。但覺瑣碎杜撰處
多。又其道尚鬼。凡名法必先鬼神。大宗伯掌禮
鬼事强半。若先王之禮。專爲事鬼而設也者。故
卜筮巫祝皆屬禮官。其言荒誕。甚遠民義之訓
鄭玄崇信讖緯。極力從臾。以爲周公之作。附合
三代故事。多爲之說。而終難强通。善讀周禮者。
以周禮讀之。不必問周公也

六官名法。多因先王舊典。補葺成章。其間馴雅
正大可通行者。是先王之舊也。其瑣碎拘泥煩

複不近情者是後人之補造也故有玄覽獨照之識知變通損益之宜然後可與談周禮不然則其利天下也少而其害天下也多

按是書所詳者名數而名數不可盡拘也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其人凡七萬有奇無常數者尚不與焉則是王朝庶官日食十萬以推之列國一

按法用人盡天下之人以爲官亦不足矣蓋其所言不在人而在官不在官而在法因數之多寡以誌事之輕重借官之秩序以寓法

之詳委。所記典故名物。不必皆有。而時或杜[illegible]

以足數其言若迂闊而究其旨有所切指其名

似懇款而按其事不必實用。所言在此而意或

出于彼要者反畧而其不要者反詳。如司馬諸

職爲軍伍設而職目所云。多非其正司寇之屬

多隱語司徒治地居民大抵與司馬相表裏皆

縱横押闔之法。善讀者視其大綱布置以會通

其旨。至于目中隱顯出沒旁及其餘。而不直指

其端者。亦可因一隅而窺其全矣

讀是書者觀五官布置經緯錯綜之意脩內謀外藏鋒蓄銳之機令行禁止除姦剔蠹之法課功計吏勵精振作之權理煩治劇通明練達之識秦漢而降論吏事少有能過之者若夫區區辨六曹之職掌訂簡編之殘闕是守章句之鄙儒抱案牘之迂吏烏足與譚周禮乎

從古有治人無治法所謂人者非取備數而已周官之屬多至十萬豈先王為政在人之意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是書但知用人而不務取人之本但知官備則政立而不思人得然後官舉苟徒具官而不察其人人愈多而官愈冗官愈冗而事愈廢以此望治不可得矣

世儒稱周禮精詳其實鶻突如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敘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宗伯之五禮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皆徒有其名而不詳其施用如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王弧夾庾

唐大之類。亟數其物而不言其制。使後世訓詁之士懸空揣度。揣度不中。詭曰古有是禮。今亡矣。而不知古未必有是禮也。前人以杜撰作之。後人以杜撰解之。今人又以杜撰改訂之。嗟夫。五齊三禮之說未明。而議祼獻。袞冕裼襲之說未明。而議服色。禘祫朝廟之說未明。而議祭享。井牧之說未明。而議賦役耳。食鄭康成之陋。而議考訂五十步百步。可笑等耳。

周禮之要在體國經野。故其任莫重于地官。宅

土中以建王畿制鄉遂稍縣都鄙。以治內。分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以治外內爲井邑丘甸。以正其賦比閭族黨以居其民。伍兩卒旅以寓其兵外爲朝覲會遇三年五年六年之期以序九服此周禮之大端也。故鄭康成謂爲周公旣營洛邑作此書授成王然則皆周家已試之成法乎而成王盛時未嘗一日都洛也周之都洛自平王始平王都洛而周衰矣諸侯不朝王政不行六百里之畿封安所得鄉遂都鄙井邑丘甸

之法朝覲會同九服時見之禮歟體國經野託
諸空言而設官分職可知已作者以意見揣摩
世儒以爲實然豈非好信之過歟
大司徒土圭長一尺五寸于夏至日樹八尺之
表于陽城之地日影在地一尺五寸與土圭等
卽是地中地四遊于天內上下四旁大約不過
一萬五千里日影在地每千里差一寸而隋書
稱宋元嘉時使使往交州夏至日測影在表南
一尺八寸二分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差一尺

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測影于金陵。一尺一寸七分。洛陽影一尺五寸八分。金陵去洛陽北千里。而影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然則司徒之說未足信也。按漢書西域傳大秦國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在西海外。近日入處。魏書大秦國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居兩海間。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土圭地中之法。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影於地。每千里差一寸。萬里差一尺。四萬里差四尺。在地四尺。在天則四萬里。而日月無異。於中國。是東西南北變移之說。皆未足信也。人祇天地之大。日月之遠。殆不可知。日入又在四萬里外。誠不知其幾。而但觀日入時。其大數倍于方中。近大遠小。則方中時。去地不知幾十萬里。据緯書云。天周圍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計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地在半中。則天日去地十七萬三千五百里。日中遠

于日入理或然歟子思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夫子教子路不知爲不知春秋穀梁云日有食之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知也其此之類然則周禮豈眞聖人之經歟

周禮非聖人純粹以精之書然作者雄村大畧亦自不可當質有瑕玟文有純駁理有是非事有得失自其本來鄭康成妄擬周公世儒附然附和遇紕繆輒歸咎于後儒之錯亂嗟夫後儒

何能措一手也。謂後儒措手而亂之已非矣。後儒又措手而改訂之其將能乎。朱元晦篤信好學志大識短欲考正六經而其爲周易本義疎淺無當改毛詩古序。篇篇成錯。璣議變置三禮割記以附經未果而世儒承旨。鹵莽磔裂毀前人之舊章違作者之初志。譬如補器。始猶微璺今且支離破碎愈不足觀矣。昔人所謂可長大息者也

說者謂六官闕司空。以考工記補之。今觀其函

蓋脗合原非增補其辭氣矯然先秦戰國風調漢興陸賈諸人不能辨而求諸建元以後愈不合矣自是原本決非添設就使添設亦即作是書者有意爲之非後人所能辨也其器即五官所用之器其法即五官所共守之法五官之屬三百三十有六記之工二十有四合之適滿三百六十五官之屬闕十一而記之工闕六謂爲偶爾何其天然符合也戴記曲禮下篇亦有五官六工之說與是書正同故周禮非闕也考工

記非補也。所以小變其體者。如樂終亂之以武如六師振旅。正出奇歸。以極文章之變。使周禮無記。五官方幅。何異除目。是書所以變而愈奇也。

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之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為添補。何獨于周禮而疑之至戴記四十九篇。世儒欲以分附諸禮。非其記者。既欲強為記以附經。其本附經者。又欲離經以割記。顛倒狐疑。訖無定見。徒為智者所

竊笑耳
術家之事尚陰謀。故周禮精神。全注于冬官。夫
人日用而不知者。惟器爲然。易曰。形乃謂之器。
成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孟子謂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五官之事。誰非工也。
故其言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藏神于器也。冬
水司令。而水反涸。天下之物。柔而善藏者。惟水。
天一生水。乾初主潛。故司空主事。而無事。周禮
之秘。在司空

朝廷之事。莫非工也國家之用。莫非器也。工以人代天器。以用前民。凡記所列城郭宮室車旂。弓矢戈戟鐘磬筍簴玉帛之類。六官禮樂征伐咸用之器具矣。六官分布其體。考工闡實其用有官無考則其器若窳。官具而器不中程。則其工曠廢。是以有五官。不可無考也

六官名屬次第。如春秋之有經。詩書之有古序。一書之綱領也。舊本置之篇端。後儒疑有錯誤。不知其所經營正在此。至于各職繫事。如綱之

有目。吳幼清考訂三禮削而不用讀其職事而不知其官爵之崇卑。人數之多寡與夫宦寺婦女工賈奚奴之異。何以辨其職事哉宋元晦改詩序黜易序卦其敝與此同今分置各職之前以爲綱繫其事以爲目使讀者便于觀省焉凡禮者義而已古今不同時而禮可以義起三禮所載不必盡同損益之義百世可知也學者兩端用中較若畫一。苟穿鑿比擬如前之爲訓詁者旣非而妄臆改訂。若今之爲考註者尤謬。

斷鶴之頸以益鳧裁狗之皮以補貂豈惟喪其雋觀亦且乖其常理不知而作其斯之謂與

鄭康成解周禮有本文明白易曉註反牽强不通者如天宫掌次設皇邸皇者美大之稱耳鄭云染鳥羽象鳳凰色為屏風也王府王之獻金玉兵器良貨賄謂王所受諸侯之獻耳鄭云王作以獻諸侯也小司徒職凡征役之施舍施謂加役也舍謂免役也故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謂親者則免其役顏淵曰勿施勞謂不以勞役

加人也故國語云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鄭註施作弛牛人職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本謂祭享用牛求牛之純全者授充人芻養待用也鄭云享牛祭日用之求牛明日繹用之是二牛也地官司市職僞飾之禁商賈民工各十二犬較分數然耳鄭謂爲四十八禁引王制不粥于市等語實之外少十二以爲未聞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本皆職官內臣也鄭云分奉王寢半月而遍后土本即社神鄭謂句龍爲后

土死而配享于社非即社也秋官士師祭勝國社稷爲之尸本謂刑屬金殷金周火德勝之故以刑官爲亳社尸鄭謂爲署之春官掌客諸侯饗禮十有二牢本謂諸侯饗天子數用十二鄭謂爲王饗諸侯也秋官閩隸職掌子則取隸焉謂閩隸掌養鳥子公用鳥子則取之于閩隸鄭謂王之世子取隸卒也秋官大司寇禁民獄訟訟有罪即是獄鄭云以財相告爲訟以罪相告爲獄秋官蜡氏掌除骴蜡即八蜡之蜡與魚腊

之腊通。骴骼之乾者爲腊。鄭變作蠅蟲之蛆。司
烜氏掌火。烜即詩赫兮烜兮之烜。火明貌。鄭變
作衛侯燬之燬。庶氏掌除毒蠱。庶者瘥可之意。
鄭變作藥煑之煑。春官甸祝禂牲禂馬。禂與禱
同。祈也。詩云旣伯旣禱。旣差我馬。謂禱牲求獲
禱馬求壯。鄭變禂作伏誅之誅。秋官掌囚云。中
罪桎梏。械在頸曰梏。如春秋傳宋樂轡以弓戲
梏華弱。周易童牛之梏。皆在首也。鄭謂梏在足
秋官士師。荒辨之法。令民通財糾守。緩刑治獄

訟。即是辨治凶荒之法。鄭謂辨作貶。冬官。桃氏爲劒。設其後。謂手所把之後設首也。鄭訓設爲大。賈氏因引易長裕而不設附會之。畫繢之工山以章。本謂山高。色宜章明也。鄭謂章作獐。畫山當畫獐。天官。大宰。懸治象挾日而斂之。挾與浹同。閒一日謂之挾。蓋三日也。鄭變挾作浹。天官九式。曰匪頒之式。匪與斐同。文貌。詩云有匪君子。細而均。故文。鄭變匪作分。宮人。職除其不蠲。蠲。潔也。鄭因儀禮圭爲而哀薦。變蠲作圭。參

官弓人曰弓有六材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撐之六語三韻二句相連鄭以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爲句解云無難易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爲句解云納檠中也凡此之類文義本明白而鄭解反不通者也亦有文義不明而鄭誤猜者如地官媒氏職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謂禮夫妻合葬而信堪輿之說改域別遷男女幼未可婚而信祿命之說早嫁免殤皆非禮也而鄭謂生非夫婦死相從爲遷葬

女未嫁死與男合葬爲嫁殤。天官內饔職云馬黑脊而般斑臂螻。按內則螻作漏。馬蹄瘖如蟻孔曰漏螻，即蟻。鄭謂馬肉螻蛄臭也。又瘍醫職腫瘍之祝藥，祝猶祝髮之祝，斷落也，凡瘡醫落則瘥。鄭變祝作注。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酺，醵也。合出錢飲酒曰酺。漢法賜大酺。鄭變酺作步，爲馬祟之神也。地官遂師。大喪及窆抱磿。古者窆用麗磿，礲用之。土葬則遂師抱磿。示躬役也。鄭變磿作歷，謂抱策歷數執綍人名也。冬官玉人。

大圭杼上終葵首杼杵同猶輪人為輪行澤者欲杼之杼謂圭形上剡而圜如杵終葵卽爾雅所謂蘩露本草謂之冬葵卽終葵冬終也今之黃葵秋開其花葉大得露多故稱蘩露葵性朝日㐌下天子為道揆之首故刻葵圭首猶蓼蕭之零露湑及四海也鄭謂杼作舒引方語推頭終葵為椎則是以爾雅中椎當終葵以菌當葵也夏官司兵職建車之五兵本謂車上建立戈殳戟酋矛夷矛五也不言弓矢者弓矢不可建

立而車中自有弓矢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又云公車千乘二矛重弓鄭謂步兵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車之五兵有夷矛而無弓矢也冬官輈人輈欲其頎典又云馬不契需頎長也典堅也謂車轅欲其長而堅也契與契通猶食也需與攜通煩捆也謂輈良則馬不受其煩捆鄭變頎典作懇殄變契需作怯懦輪人轂敝而馳轂隱也車行疾聲詩云轂其需鄭解轂作横行車人車渠渠與規通謂輪迴迴也鄭謂渠為

輪牙。弓人。弓而羽殺。凡弓隈曲處稍濟曰殺。弓

柎無力。則兩隈動搖。如鳥羽也。鄭變羽作扈。又

弓人斷目欲荼荼。茅秀。和柔也。故玉藻諸侯笏

之不挺直者爲荼。木節挺直斷之使荼。鄭變荼

作舒。玉人駔琮七寸。天子以爲權。駔之言粗也。

市儈之稱。駔善評物價。故權物之琮。謂之駔琮。

鄭變駔作組。如此之類。皆文義不明。而鄭遂誤

猜着也。其他不及枚舉。附見各章

談經卷之七終

談經卷之八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解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論語凡二十六條

夫子刪正六籍。學者尚未識要領。論語一書。則與羣賢直指盡言。爲六經之菁華。倫物之軌範。名教之宗。即士欲希聖。未有能舍此者矣

論語二十篇。不單提性命。大道一貫。原無精粗。聖人默而識之。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庸言庸

行自然妙合此無行不與聖教之宗旨也今世五尺童子剿說天人於學未得於道反損蓋濫觴于宋人之理學而滔天于今日道在秦漢以前不言而尊其在于今屑越成詁柄矣讀論語當先會此旨

大道神奇不越尋常神奇莫如天地而易簡盡天地之德神奇莫如人心而良知盡人心之理神奇莫如生死而不二立生死之命神奇莫如萬物而中和成萬物之能聖人所以不言隱怪

不離日用但本分不虧至道不遠厭常好奇爲
世道人心害大矣天地所以高深日月所以著
明山河所以流峙鬼神所以變幻聖人皆存而
不論四教則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下學
而上達百家之言千奇萬怪終不能出其範圍
也

先儒以論語合大學中庸爲四書其實未妥大
學中庸二篇是禮書根幹離禮孤行則有偏上
之病孟子譚性命距楊墨以道爲己任未免小

立崖岸。蓋爲亂世無君父處士橫議不得已而作。士志於道當法聖賢平常至當恰好處不須學其不得已處孔子亦當亂世讀論語未見其甚不得已。仰此是二聖大小分段不可不知

讀論語通覺天下無一不可與之人無一不可處之事無一處不是學無一物不是道宇宙自然寬廣胸中自無閒氣

詩書詳已然無如論語親切簡當隨人賢愚大小如水行地江河溪谷池沼溝渠無處不到隨

分汲取各沾足所以為聖人之言

論語無到底刻煞之辭無一偏拘執之見意思從容不迫道理活潑無方語上不遺下語近不遺遠故曰兩端非聖人不能

洪荒以來道術雜而悠謬荒怪之譚不可勝數即詩書所載若禱祀卜筮之類雖文武周公已極信從至仲尼立教一以民義為主所講惟子臣弟友謹言慎行尋常分內便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若夫怪力亂神則不語命與仁則罕

言請禱則曰丘禱久矣居蔡則曰何如其智問死則曰知生問地則曰事人中庸易簡可知可能所以範圍曲成爲斯文之宗範也

他書但逐字解意思都盡論語不須逐字解意却盡不得聖人言語含蓄使人自得後世文字肝膽嘔出所以淺薄

子曰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夫子五十學易故言行皆易論語意思正自變動不居後儒執

典要解所以無味
聖人教人兩端用中因材答問初無常主如語
敬所以防其逸也語知所以祛其蔽也苟無逸
則不須言敬無蔽則不須言知不似後儒居敬
立本窮理致知教人定局也
論語描寫聖人生氣不徒記其言語而已聖人
氣象溫厚言語有風人之致嘗曰不學詩無以
言故其辭不煩而意遠如譏季文子三思諷子
貢言詩不敢望回已不欲無加諸人譏子路好

勇答遂巷黨人荷蕢與曾點言志之類皆從容悠遠使人深思朱註以淺近爲主於微婉處體貼不出乃自謂讀書直訣其實不强也

論語文字平易而意味深永註家不解使學術頓差如由誨汝知之乎妙在不知爲不知人道之當然而朱註云由此求之有可知之理意相背矣告子路成人舉眼前人四般材藝爲例但能學問涵養皆可成人朱註謂必才德兼全適以亞下學因材之路又如子貢言我不欲人加

諸我亦無欲加諸人此強恕之事分明子貢可
及夫子爲其未行而言故爲抑之之辭朱註信
以爲子貢未能將使學者疑強恕爲難矣其論
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未知焉得仁謂仁知一
理二子未嘗學問性地未融襲取偶合而已朱
註以爲未知其心夫未知其心固不可謂仁然
既未知其心又焉可遽謂之不仁乎人心終了
難知則天下終不得一仁人矣豈聖人之意又
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謂老彭

多歷年所親見列聖故信古傳述無與爲比夫子以神交比親炙以聞知比見知云爾朱註謂老彭生平好古傳述殊爲無稽此類猶諉曰聖言微婉難曉耳至于記者記事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是描寫子路躁率之狀卽夫子所謂兼人欲退之者也而註謂子路聞善必行門人莫及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謂不以精細厭飽卽所謂不多食也而註云食精則能養人豈聖人撙節之意此類非一讀者不察而信

之則學術並差矣
後儒將道理作題目。其做起于有心好勝聖人
心虛氣平。忘人我無己甚之行。故無迂闊之論
世儒見理雖深。而涵養未純。執滯固我理勝而
氣愈激其與人言。强直自遂。其著爲書。競趨奇
險。論語文辭。金和玉節。與聖人傳神。君子所以
出辭氣遠鄙悖也
二十篇無一語不會通心性。然竟無一字說心
性所以微妙玄通。即此是無言無隱公案

聖人不言虛無以虛無無本無無言也不言即是虛無故曰默而識之二氏専譚虛無夫虛無何容譚得世間一切見成人事物理何者可離若逃向虛無須將世界抹滅人物都休無是理矣至於人死已屬虛無乃作爲人天果報種種幽怪執以爲有其顛倒譸張甚不足信也

人性無形難言論語不言性孟子諄諄性善故七篇首仁義論語二十篇首學習凡人秪緣不學習疑性爲不善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下學而

上達雖有忠信不如好學桀紂君背向學何至爲桀紂論語不言性但教人習所以省辭說

論語每言知而教多主仁蓋知者大虛之元神在人爲明德德莫妙于知知體無爲故聖曰生知仁屬有爲故曰仁守中庸於舜稱知於顏子稱仁三達德首知次仁大學首明德聖人教人下學上達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知德者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中庸言誠即是言仁之意

論語言仁又言義。仁者。萬有之元義者萬用之利。包孕曰仁裁制曰義故德莫大于仁功莫大于義二者世教之綱領聖學之大本大用。孟氏七篇之義淵源于此

道以聖人爲心列聖以孔子爲心。六經以論語爲心論語是孔子精神所寄。論語未通六經不可領畧心不開明耳目手足無所稟受六經如律論語如例例熟則五刑之屬三千。皆可引附論語熟則六經之言。迎刃解矣

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既啓。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纘集大成。上下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闕繹未盡留之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千有餘年。其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儷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爲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爲之譯說。如所謂妙明實明。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

人之一貫也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聖人之履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慍也無罣礙是聖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眞如是聖人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

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明德智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爲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爲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

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爲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蹙其方宇耳故愚嘗謂儒者割吾聖道奉彼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車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之罪儒者養成之也近世儒者解四書別爲一等拘挐之譚擇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訓於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

論語聖人講學之書也孔子以尼山布衣不藉寸圭尺土而能使三千七十士雲合景從至于患難流離老死不忍去此聖德過化不戒自孚尋常交遊意氣何能及此後世士無聖人道德風猷而妄思踵聖人之蹟聚徒結社名爲講學已乃訕謗朝政得失議論時人長短口舌興戎禍延善類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何可獨歸咎世人也夫咸宜之謂義共由之謂道聖人無言無隱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慮至深遠也

故學之不講以爲憂講學而貽之憂則其所講者非也朋自遠方來以爲樂朋來而不樂則其所爲朋者非也經術不明身世倂累讀論語者不可不知

篇中各章次第相承各以類附其記諸賢語皆與聖言足相發明故幷存之近世儒者見爲門弟子語用意吹洗自謂卓識而其識轉卑矣

柳宗元謂論語成于夫子沒後有子曾子門人之手故諸賢獨二子稱子按曾子少夫子四十

六歲後夫子沒而篇內記其平日之語則知是書成之日距夫子遠矣然亦本七十子手錄後人述之中間覩面開示諸子處天機亹亹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創造也

漢初傳論語三家自魯謂魯論語自齊謂齊論語二家最先出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壁又得古論語今所傳則魯論語也三家同而齊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古分堯曰篇子張問以下爲二有兩子張篇此其異耳

按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贋，而論語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漢魏諸家訓詁膚淺，宋仲晦集註自謂獨得，然往往以自己學術解釋聖言，或未達圓神之旨。聖人言約而義遠，未可一端盡耳。

談經卷之九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田必成彭大翮校

孟子 凡三十二條

大道無垠六經浩淼乃至論語之教循循有歸然其言寛簡而有餘裕包荒而不爲典要及乎聖遠教堙下迨戰國處士横議百家簧鼓竽濫不可勝聽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斬然

歸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深遠。當世由而不知。後世習而不察。烏乎微已。若孟子者。尼父之適嗣。聖之時者也。豈但如世儒所云大賢亞聖之次而已哉

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愚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

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燮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記曰疏通知遠者書之教其失也誣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語而後人誤認為孔子言非也書删自孔子焉得誣至七國處士橫議真

贋始淆浸淫至秦漢如張霸之武城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與孔子教賜商言詩意正同而程正叔引詩亡然後春秋作但謂孟子知春秋而忽畧此益信孟子之深于詩也蓋詩之美刺與春

秋之是非相表裏二千年來學者未通曉自孟子始發之然則知詩尤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也諸傳紛紛諸要而獨孟子謂五霸爲三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哉至于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若周禮之煩苛儀禮之瑣碎王制明堂位之附會皆强世難行欲考古禮法先王莫善

于孟子矣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後儒襲其語以爲樂記即孔子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之意故達禮樂之精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愚故曰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此也

仲尼非必待孟子始尊六經非必待孟子後傳然當戰國之時無孟子則仁義之緒幾乎絕矣

孔子在春秋諸侯大夫猶能博學道古稱述先王至于戰國遊士縱横之家譚天炙轂之口緯稗伎方之學如蜩如螗是時稱唐虞述三代明性善譚仁義烏可無孟子哉去聖未遠六籍尚存故七篇之言明徵可信其他傳記如周禮春秋三傳等書皆後人脩飾辭多附會如言班祿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賈之論語子路言志千乘之國夫子哂之冉子言七十

五十里則子路之千乘爲百里甚明古大國無過百里信矣其告滕文公學校之設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言三代學制異而其所學同也禮記王制學有鄉國東西上下等制煩複不經又如陳賈言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但言周公誤使耳孔書蔡仲之命誤解金縢我之弗辟謂周公辟管叔囚蔡叔後世遂訛傳周公殺兄齊人伐燕本宣王事燕昭王報讐伐齊則齊湣王時矣司馬遷作史記併以

伐燕爲湣王事又齊人取燕孟子教以法文武順民情司馬遷作燕世家遂云孟軻勸齊王伐燕云文武之時不可失其是非錯亂如此烏足盡信乎

孟子人品心術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更無回互詭譎之譚行已與人坦然覺乎雖頻笑不苟而亦不至矯激逆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者也

孟子步趨孔子故論語意思深厚七篇即其註

疏也。如告人君問政。孔子舉其大端。孟子倒囊而出。制產設教。一一指掌。只是教之富之之家法而已。論語之言寬而有餘。七篇之言詳而惟允

孟子學問政事。皆從心上發揮。論政惟是一念不忍。擴而充之。論學惟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更無枝葉之譚。亦無隱藏之秘。讀其書。如清風明月中行。神骨森爽

學者學孔子。如泛滄海。不可以桴筏渡。不可以

孟蠡測學孟子。坦易直方。無城府荆棘。不增不減不剛不柔。淆之不濁。澄之不清。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側而目不瞬者也。世儒謂孟子太露英氣。此但以文章光燄卜度之。非知孟子者也。孟子一生學孔子。孔子教學者切切偲偲怡怡如。自家惟溫良恭儉讓。孟子亦謂君子晬然盎然有道之士。無過剛者。若孟子但可謂之正大光明而已矣

或曰。孟子欲效用於齊梁。而其所言惟仁義。當

時當强成風使齊梁之君不爲富强何以自立嗟夫此正當世所以不能信用吾孟氏者也七篇之言詳已夫成敗利鈍小數也善惡邪正大分也治亂安危遠略也七國不行仁義旋踵而滅秦不行仁義再世而亡漢高文景行仁義而興唐宋以下至今未有治世不行仁義未有世亂非不仁不義者也千古若大路使齊梁之君能行其言豈與七國俱亡乎今有病羸者人教之寡慾此至理也彼見以爲迂闊而牽於酒色

不能自斷反疑人言之未必效而恣情縱慾遂至于死是果人言不效耶抑不用其人之言耶仁義不可一日舍猶水火菽粟也人日用而不知耳

從古來有天下之大可以人力倖得者二帝三王之王也因天命人心之自至也七國倚强力求爲帝王謀臣策士以力相尚未聞道也夫道濟世安民而已能濟世安民之謂王未聞求爲王而後濟世安民者也孟子思以道濟天下世

主自利心甚故不得已而曰行仁則王爲世主庸君言耳故南宮适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深得聖人難言之意夫子所以亟稱之孟子告齊梁本心如此凡聖賢論治論其理不論其事論其久遠不論其旦夕論其大經大法人人可行不以私智小慧誤天下後世知此然後可與讀孟子

孟子爲卿於齊辭十萬之祿其風格崚峻如威鳳翔千仞可望而不可挹及其去齊三宿而後

出言渾厚惻怛又如此讀其書論其世可想見其人

魯男子絕不似柳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者也孟子絕不似仲尼是善學仲尼者也凡善學者不求其似後儒學孟子便思壁立萬仞泰山巖巖可謂善學孟子者乎

世儒讀孟子以不見諸侯抗禮王公爲盛節此未足以重孟子也自昔韋布勢重無如戰國世七王紛爭遊士以機智相傾如騶衍淳于髡蘇

秦張儀輩皆利口變詐傾危人國所至王公分庭抗禮長跪請教蓋畏之也孟子自負名世以道愛身當此時不得不愈自重故雖受君之餽而託于諸侯則不敢君召不往而以禮聘則必見貨不可取而卻賜則以謂不恭陳仲子無君臣上下則惡其矯廉泄柳申詳踰垣閉門則病其已甚平生願學惟孔子時中守庶人之分辭公卿之祿見可知幾難進易退誠不欲與雞鶩爭食而獨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彼衍儀輩機變

震主積習成風逮至秦政之季火延崑岡士無雌類蓄積忿深而得禍烈也是以君子道中庸而履謙卑滿則受概亢則召悔讀孟子者所當深省也

孟子器宇正自覺乎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有處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婞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亦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

人言而不加禮貌之受學于墨者不以爲異端而各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色好貨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諫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謗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已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莫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于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之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道

範者與是故以伯夷爲隘以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當世諸侯惟梁齊最盛梁惠王席武侯之業齊宣王承威王之餘國富兵強又能卑禮招賢故孟子往惠王晚年喪敗不自悔禍嗣君不肖孟子遂去齊宣王質美好士故孟子居齊最久母喪歸葬喪畢復反蓋深有望于齊宣也故曰廣

士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當春秋時不悅于齊魯而大國莫如楚故徘徊于陳蔡之間者十年意常在楚也世儒顧謂孔子夷楚謂孟子遊齊梁欲得志行乎中國皆迂闊之言也

孔子在春秋時人目爲東家丘及門之士如陳亢謂子貢賢於仲尼戰國時百家鼎峙六經未表章而孟子能卓然獨信謂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願學私淑其識量度越人遠矣

人性皆善此理直截易簡非如後儒遷就體面

之說也其曰人皆有四端皆可為堯舜孩提知愛知敬聖人先得我心同然此等議論千古昭揭如日月行天

孟子言性善原于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性善之原本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此子思受指于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本旨也

養氣知言不動心之說前此未發養氣即論語三戒也知知言即不知知言無以知人也不動心即無可無不可也大抵七篇之言無一字不淵源于孔子孔子孔子之道得孟子大明有孔子則不可無孟子

人性與天地萬物渾淪爲一非可析而爲二也

大學中庸二篇所言約禮之學非離禮單行也

孟子學本中庸直指心性爲後世理學嚆矢當其時百家簧鼓六經榛蕪欲正人心不得不明示之的及孟子而後六經尊嚴大道廓如盤錯既解則當善刀而藏之以嘿識于無言日月出矣而行猶秉燭理學諸儒所以偏執語上與世不入非獨世人之咎也

聖人大而化之無行不與當體是性不須更言

養性隨處見心不須更言存心孟子諄諄然與論語嘿識覺稍隔但七篇無存心養性亦只是一部爽快文字而已與諸子何別後世何緣得知孟子

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為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為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大小之分也論語與聖賢論學問故包羅大孟子為世俗立廉恥故以刪精

荀卿謂人性爲惡孟子謂性善者雖惡人亦善也凡妄不自生依眞起妄人性之初肫肫惻隱一切殘忍刻薄依惻隱之心逆流而出若性本無惻隱如土木無情又焉有殘忍刻薄之事太虛無一物然後萬物發揮若人不失其太虛之初則萬象總歸太虛鏡體本明而後塵生若鏡無明體不明安從生此可無疑于性善之說而知荀卿之爲妄矣浮屠本夷狄猶稱人性妙明清淨本來與吾聖人未發之中繼善成性之旨

不逮荀卿自謂知道乃謂人性爲惡識尚不如浮屠衍佛焉能窺孟氏之藩籬而肆言無忌可謂不智矣

史稱齊宣王好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并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孟子仕齊與之同時道不同不相爲謀而能含洪包荒如此今檢七篇無一語及稷下諸人卽夫子不答南宮适之意好辯則距楊墨亂德則惡鄉原夫距

楊墨距其無君父者也惡鄉原惡其賊堯舜者也君父之倫正堯舜之道著百家之口不辨自塞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世儒徒知孟子之雄辯而未窺孟子之慎密非精于學孔子者而能若是乎

天下善惡之途由人心術分人心之善惟有仁義人心之害惟有不仁不義故墨翟一念爲人必至無父楊朱一念爲我必至無君凡人不仁義皆生于心有所爲故淳于髡謂先名實者爲

人後名實者自爲稷下諸人所見惟名與利其爲人即墨自爲即楊其究至于捐仁義背君父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此也七篇以正人心距楊墨明仁義爲本此其曰與稷下諸人辯而世儒未有能窺之者故七篇之書未易讀也

七篇大旨不過人倫日用孝弟言行之間初無奇僻之譚此孔氏之正脉中庸之的旨也宋程朱諸子表章而誦法之使後學知指南其功比

于孟之于孔亦天所以報孟子者與

七篇之言近而遠淺而深疏暢條達而詳允精密不爲鉤深索隱之談而肯綮盤錯會通無迹乍讀曉然明白三復紬繹有終身誦之而未能領畧者信哉知言之聖諸子未能彷彿其萬一也

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允明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朱元晦

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按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註云。七篇。并外書
四篇爲十一。趙岐云。外書四篇。善辨文說孝經
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今外書無
所考見。荀子引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
攻其邪心。楊子引孟子云。有意而不至者有矣
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劉向說苑引孟子云。人皆
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鮑照河清賦頌序
引孟子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此數語。七篇不

載儻卽所謂外書者歟

秦漢而來推尊孟子莫如韓退之以爲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傳知言哉司馬遷以孟子與愼到淳于髡荀卿墨翟諸人同傳其敘孟子事寂寥數語而以騶衍贅之又云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今檢七篇無梁伐趙之事大王去邠本告滕文公語都非實錄司馬遷之潦草鶻突多類此

孟子文字疏宕然往往有不盡之意不似他人

語疏宕。意便盡。論語章章有餘味。爲其簡短也。如孟子墨者夷之等大篇。亦是論語風味

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爲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旱字當自爲句。知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字當自爲句。則怒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去字當自爲句。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宮中。舍字當自爲句。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可字當自爲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往送之門往字當自爲句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字迫字當各自爲句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知字當自爲句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出字當自爲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言字當自爲句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歸字當自爲句

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無据秪据七篇中義理文字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君子位不獲乎上一章

文字義理全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故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而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註孟子及孔叢子書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世

後此百餘年孟子長而受業安得子思尚在乎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又三十七年元公立又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子高爲繆公所嚴事者也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氏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

親授業者誤謂受業於其門人者緣飾於私淑諸人一語亦誤詳具孟子說解離婁下篇君子之澤章